

書叢學文光晨

71711719192

老舍戲劇集

老舍創作



第一幕

時間：二十七年初秋的一個上午。

地點：重慶。洗局長客廳。

客廳裏不十分講究，可也不算不講究。裝飾與佈置大概是全家人的集體設計，大概也就是不十分講究而又不算不講究的原因。左壁設紅木長几，几上有古瓶一尊，座鐘一架。壁上懸大幅北方風景油畫。右壁設方桌，覆花桌布，置洋磁茶壺茶盤成套。正壁懸對聯，字醜而下款值錢。堂中偏左有太師椅一把，鋪紅呢墊，是爲「祖母椅」。距祖母椅不遠，有洋式小圓桌一，上置鍍銀烟灰碟及洋火盒一份，砲台烟一聽，四把椅子。另有一大躺椅，獨立的在正壁對聯下。電燈中懸。電話與對聯爲隣。左壁有門通院中。開門略見花草。右壁有門通內室，故懸綢簾。地板上有地毯。

人物

(一)劉媽 北方人，逃難，失去一家大小，屈作女僕。三十上下歲，真誠乾淨，最恨日本。

(二)洗仲文 洗局長之弟，有點思想而不深刻。愛發愁，可是也會罵人打架。二十三

歲，穿洋服，稍微有點洋習氣。

(三) 洗太太 洗局長之妻，大學畢業而以作太太爲業，既不新又不舊，既不美又不醜，想獨立而無毅力，受壓迫又欲反抗。四十一歲，衣服還看得下去，臉上可已不多擦粉。

(四) 淑菱 洗局長之女，十八歲，「新時代」的女兒，似生下來便知如何抹口紅者。

(五) 洗老太太 洗局長之母，六十多歲，只求飽暖，有小脾打，樂享晚年。沒有思想，頗有身分。

(六) 楊茂臣 四十歲，職業無定，作漢奸也可以，作買辦也可以，現在正作着各種的官，官小而銜多；化零爲整，收入頗有可觀。

(七) 楊太太 茂臣之妻，與丈夫精神團結，形影不離。有心路，不顧臉面。三十六七歲，仍自居爲摩登少婦。

幕啓

劉媽 (在客廳中收拾打掃。從茶几上拿起一隻絲襪子，搖搖頭；把襪子放在椅子的扶手上。從烟灰碟中拿出兩個頗長的烟頭，放在掌中掂了掂，嘆息。) 什麼時候，砲台烟還半枝半枝的扔！(收拾到條案，抬頭看了看壁上的大幅北方風景畫。只看了一下，

即急忙像矯正自己似的，低頭拂拭案塵。可是，手還在擦拭，眼又不由的找到那張畫；手由速而慢，以至停頓；摸索着提起衣巾，拭了拭眼角；仍呆呆的看畫。家？哼，連高山都丟了！（想用手摸摸畫上的山，只拾到半路，就落了下來；仍呆視着。）

仲文（進來打電話，沒注意劉媽，劉媽也沒理會他。他用極高的調門叫號數，要不是以爲高聲叫便可以早些叫通一些，就是心中有點不痛快，對電話機發洩發洩，）二二七八！

劉媽 喲！（顯然是吓了一跳，可是極快的恢復了擦桌子的工作。）

仲文（聲音更高了些）要二二七八，二二七八！（電話機中大概是專摹仿着刮風與老鼠咬東西的聲音，仲文耐性的等着。）

劉媽（扭過頭來）這兒的電話呀，跟這兒的耗子一樣，老打不着！

仲文（微微搖頭，教她別出聲。連連撥叫；等着；仍無消息；用力掛上耳機。）沒辦法！

劉媽（勝利的）我說是不是？（湊近兩步）二爺，這兩天怎樣了？

仲文（無聊的坐下）什麼怎樣了？

劉媽（悲而強笑的）仗打得怎樣了？

仲文（隨便的）還是那樣。

劉媽 二爺別那麼說呀！難道咱們白丟了那麼多地方，（回頭看看壁上的畫）白死了那麼多人，就不往回打啦？我就永遠回不去老家啦嗎？

仲文（不由的笑了一下，很短）你別那麼說？事情是那樣嗎，教我怎麼說呢？別忙，慢慢的打，準能打勝！

劉媽（手無力的垂下）可也對！咳！（低頭楞了一會兒）二爺，您要不嫌麻煩啊，還得替我寫封家信！

仲文 你這一月的工錢，大概都買郵票用了吧？

劉媽（假意一笑，手又去提衣襟）那有什麼法子呢！一家大小全沒個信，活活把人急死！仲文（同情的勸告）可是，你不是說過，他們和你一同逃出來，在中途走散了嗎？你現在還往家裏寄信，他們怎能接得到，還不是白費事？

劉媽（還抹着淚）我盡我的心就是了！萬一，萬一，他們有人又跑回家去呢。我是個女的；要不然我就不往外跑；要不是鬼子糟踐女人，誰能捨得了家呢！老天爺瞎了眼，不把日本畜類都用雷轟了！

洗太太（慢慢的進來）劉媽，劉媽，快幹活兒吧，別一天到晚老叨嚮這一套！

劉媽 是啦，太太！（一邊轉身，一邊找補）我是心裏真難受哇，太太！要不然我哪能這麼貪嘴惡舌的討人嫌！

洗太太 得啦，快擦桌子吧！（看見椅上的襪子）够多麼好！客廳裏脫襪子，多有規矩啊！

劉媽 等我擦完桌子，就給小姐送了去。年輕的人都是唸唸忽忽的！

洗太太 （向仲文低了點聲）給「他」打了電話啦？他說什麼來着？

仲文 （像很對不起嫂嫂似的，搖了搖頭）又沒打通！

洗太太 再打一次試試！

仲文 待會兒我找哥哥去。我怕打電話，一叫不通，我的腦子裏就空出一塊來；這兒的電話還是永遠叫不通！大嫂，不用着急，有我呢！什麼事都有我呢！大哥要是真不養活你，我會換他！

洗太太 你可別真去換他呀；那麼一來，我可就更難受了！

劉媽 （貪着聽他們說話，手雖在桌上，可早已停止擦拭。彷彿是自言自語，巧妙的接過話來）這年月，着急纔算白饒呢！太太，就想開了點吧；有什麼主意呢！就說我吧，一家大小——

洗太太 我沒工夫再聽你那一套，連我自己的事還愁不過來呢，沒工夫再替別人發愁！你一

家大小都逃散了，至少還落個「眼不見心不煩」哪。看我！看我！（湊過劉媽去，彷彿要打架似的）別看我這樣，我也是大學畢業，在社會上我也有個名兒！當初，我的臉也不這麼黃，腰也不這麼粗，那小子（覺得太過火了一點，遍頓了一下）你們老爺，也曾跪在我的腳底下，求愛，求婚！現在，我的臉黃了，腰粗了。生兒養女，操持家務，教我變成了老太婆，我願意嗎？是我的過錯嗎？（咬住下嘴唇）可是，沒法講理：一個女子，只要臉一黃，腰一粗，公理就和她沒有關係了。男人就跟此地的耗子一樣，他糟塌完了你，應翻着眼看着你，看你到底怎麼生氣。這個，我早就看明白了；自從淑菱，你們小姐，四五歲的時候，我就看明白了。可是，我忍着，像條忠誠的老狗似的，那麼忍氣吞聲的忍着，吵架有什麼用呢？咱們作女人的，美就是勝利；腰粗臉黃呀，趁早不必自討無趣！

劉媽（未必聽明白，而專為討好）可就是！一點不假！

洗太太 現在更好了，老爺進門，一語不發。他的眼，他的鼻子，他的神氣，他吸烟，他喝茶，都帶出來：「你還不快快滾蛋嗎？你討厭！討厭！快滾！快滾，我好把年輕貌美的婦人接到家來！」你問他什麼，他老是那個勁兒，一語不發，只給你那個神氣看。我不能滾，這個家是他的，也是我的；我有權利住在這裏！

劉媽 無論怎麼說，您是太太呀！嘻嘻。

洗太太 太太！哈哈！還不如一條狗呢！這幾天更好了，爽性不回來了。錢，他拿着；人，不照面。老太太要吃要喝要耍錢；小姐要穿要帶要出去玩，我怎麼辦呢？你說你委屈，哼，我還不如你呢！你丟了家，我在家里頭把家丟了！

劉媽 太太到底比我強呀！

洗太太 比你強什麼？打完仗，你還能回家去，我上哪兒？我告訴你，（低切的）我不久就比你還得低下好幾層去呢！我看明白了人家的意思：人家不搭理我，而我還不滾；好，人家會把野娘們接到家裏來，教我伺候着。日本人就那麼辦，太太得伺候野娘們！

仲文 大嫂！（立起來）何必呢！哥哥不敢那麼作；他要是真不要臉，還是那句話，我會揍他！

洗太太 （傷了一小會兒）我知道，跟劉媽說這些話彷彿有失身分。可是你總得教我說說吧！難道這一肚子怨氣連——

淑菱（光着一隻腳）噉嚙，媽媽！又發牢騷哪？喝，二叔，你也在這兒哪？看見我一隻襪子沒有，劉媽？

（劉媽慢慢的去拿襪子。）

洗太太 這麼大的姑娘了，就把襪子脫在客廳裏啊？

淑菱 有什麼關係呢？（撒嬌的拉住媽媽）媽，老說你是大學畢業。告訴你，媽媽，現在的一個小學校的女孩兒也比媽你開通，也比你多知道點事。你信不信，媽？

洗太太 （無可如何的笑了一下）別的我不知道，我知道你比我會花錢。

淑菱 所以也多明白經濟問題！（接過劉媽遞給她的襪子）就說這樣的絲襪子吧；你要去買，媽，得花十五塊錢；我呢，一分錢也不用花。有的地方賣襪子，有的地方白給襪子，就看你會找那個地方不會找！

（一邊說，一邊坐下穿襪子。）看，媽，你看，多麼抱腳！

洗太太 （轉過臉去）原諒我不能欣賞這種經濟襪子！

劉媽 也別說，可真是美！

淑菱 劉媽，你今天沒求二爺寫家信哪？

劉媽 小姐，就別拿我打哈哈了，您一點也不知道我心裏多麼難過！

淑菱 我怎麼不知道，那天我去看抗戰電影，看見那麼多難民，我還掉了兩個眼淚呢！

仲文 那就很不容易了！

淑菱

然後，用粉撲擦了好大半天；紅眼媽似的多丟人哪！（湊過仲文去）二叔，借給我五塊錢，我今天非出去不可！聽說爸爸實行經濟封鎖，真的嗎？（見仲文點了點頭）其實，我要是我爸爸去，一定能要得出錢來。不過，媽媽和你既要抵抗，我就不能作漢奸！所以二叔你得借給我錢，咱們是經濟同盟！

仲文

淑菱，聽我告訴你！我準給你五塊錢，可是你得先好好的聽我說幾句話。

淑菱

拿五塊錢來！話，用不着說；我準知道你要說什麼，何必脫了褲子放屁，費兩道手呢？

洗太太

淑菱，那是怎麼說話呢？你聽聽二叔說什麼，他的話害不了你！

淑菱

我說我準知道二叔說什麼，媽你不信；看我試驗試驗；（摹仿着仲文的聲音和姿態）

「淑菱，現在是抗戰期間，凡是一個國民都該以最大的努力，去救亡圖存！像你，淑菱，一個年輕力壯的女孩子，為什麼把光陰都花費在燙頭髮，抹口紅，看電影，講戀愛上面；而不去作哪怕是一點啊，有益於抗戰的事呢？」哈哈哈哈哈！學得像不像，媽？猜的對不對，二叔？得啦！二叔，那一套我都聽膩了；聽膩了的話，就跟破留聲機片一樣，聽着教人傷心！再說，難道我沒關心抗戰嗎？抗戰電影——等我想（屈指計算）啊，一共出過十二部了；二叔，你看過幾部？我都看了！此外，朋友們約我

去和軍官們吃咖啡，或是跳跳舞，我都不拒絕；我不能上傷兵醫院去慰勞呀，可是慰勞軍官也是工作。你要知道，二叔，在抗戰中，我們摩登女孩子只能以摩登女孩子的資格去盡力。假若你不許我燙頭髮，抹口紅，我就不摩登了；假若你不許我看電影，喝咖啡，而教我「抬槍上馬」，我就不是女孩子了。失去了這兩重資格，我就什麼也不是了；一個什麼也不是的人，我問你，二叔，可怎能活下去呢？抗戰不是爲了爭取生存嗎？噫！你常是我們女孩子們就都是木頭作的，一點腦子沒有哪？我剛纔說的那一片話，就是我們一羣女孩子在咖啡館裏費了好幾小時的工夫討論出來的！得了吧，拿五塊錢來！

洗太太（見仲文要掏錢）二爺，不能這麼給她錢！

淑菱 媽媽！幹嗎這麼厲害呢？！要厲害，怎麼不跟爸爸施展施展去呢，單欺負我？！

仲文 淑菱！你——我要不看你是個女孩子，真會揍你一頓！

洗太太 好，好孩子，好孩子！（一軟，坐在沙發上，手摀上眼，低聲哭起來。）

淑菱（楞了一小會兒）媽！（叫出以後，又覺得不應當這麼投降）哼？（向仲文）幸虧我是個女孩子，要不然早就教你挨扁了！

劉媽 小姐！去勸勸太太吧！

淑菱 滾！滾你的！

（劉媽像受了委屈的狗似的溜出去。）

（仲文看了看嫂子，不願過去安慰，也許以為多哭一會兒她心中倒能痛快點。要向淑菱說話，話到嘴邊上又嚥下去，覺得對她多說話不是什麼有用的事。）

你給我錢不給？（淑菱幾乎是聲色俱厲了）我要不是去會一個思想家，根本就用不着這樣向你們低三下四的。這位文化人喝咖啡，得我給錢，我不能空手出去！你們不明白別的，還不懂得尊重文化人嗎？我就是希望我自己會寫文章，登在報紙上！你們自己都常把「大學畢業」掛在嘴邊上！（見仲文不動）嘔——（頗像空襲警報。）

洗老太太（扶著劉媽）怎麼，又警報啦！（頭起來）

劉媽 不是，是小姐——唱歌哪。

洗老太太 啊！把我都吓出毛病來了，聽見一個長聲，我就以為是警報呢！（仲文過去攙老太太。洗太太明知老太太到了，可是故意的還低著頭。故意的無禮貌彷彿是她最大的反抗。）

（老太太坐在由她專利的椅子上，慢慢的在衣袋裏掏；掏了半天，摸出把小鑰匙來，遞給仲文。）去，去上我屋裏——（看了劉媽一眼）劉媽你出去！（等劉媽走出去）

上我屋裏去拿我那對金鐲子來。床旁邊的小桌上，楠木小箱裏，有個小盒，開開小盒，把鐲子拿來。（見仲文出去）菱兒！你媽又怎麼啦？

淑菱（爲是轉變空氣，把笑容搬運到臉上來，話聲非常嬌柔）我也不大清楚。奶奶！也許因爲爸爸兩三天沒回來吧；我可也說不清！奶奶，不用又戴上金鐲子，剛纔是我嚷着玩來的，不是警報！

洗老太太 十六那天，一清早，門口有輛汽車叫喚，我以爲是警報呢，心裏一動。趕到十點多鐘，真警報了；你看，我的心不會自動！剛纔你一嚷，我心裏又動了一下；你等着，待一會兒準警報，錯不了！反正我不躲，就坐在這兒；炸死，好戴着我一對心愛的金鐲子，不致於空着手兒「走」了！

淑菱 真要是炸死，恐怕連金鐲子也炸碎了，纔不算呢。（洗太太輕輕的走出去。）

洗老太太 唉，你就盼着奶奶炸死，沒良心的丫頭片子，白疼了你啦！

淑菱 我哪能盼着奶奶被炸死呢。（聲音嬌極）我是說呀，何不把鐲子交給我，去獻金？

洗老太太 來，我看看你的手。（拉着孫女的手）你怎麼不把你的戒指獻了去？單來找尋我這老婆子？

淑菱 我們年輕的女孩子們哪，都獻過金了。我們獻金，不必從自己身上掏，我們會向別人

要。人家拿錢，我們去獻，既熱心，又保存實力。像奶奶這麼大年紀，一勸別人獻金：（擰着嘴學老太太）「快獻金去，老二！」人家就會躲開你，只好自己往外掏東西了，是不是？

洗老太太 你有你的理，我有我的理，我自己的鐲子，自己戴了去！活了這麼一輩子，臨死再連對心愛的鐲子也戴不了走，那就太，太——什麼年月！

（仲文拿了鐲子來，遞給老太太）

淑菱 哼，這對老玩藝兒多麼笨哪！奶奶，你給我一隻，我就能把牠變成兩隻，又輕巧，又好看！

洗老太太 你好好的，聽話。等打完了仗，我也沒炸死；到你結婚的時候，我就把兩隻都給了你！（把鐲子慢慢的戴上。）

淑菱 喝！可費了事啦！得打完仗，得沒炸死，還得我結婚！祖母的愛心虧！得了，奶奶，不必提鐲子的事了，先給我五塊錢吧！

洗老太太 幹嗎用？

淑菱 等我用完，給奶奶開來報銷就是了；先給我！（見老太太搖頭）真要命！要五塊錢比開金礦還難！是這麼回事，我得去會一位文化人，思想家，不能空着手兒去，所以要

五塊錢！明白了吧，奶奶？

洗老太太 文化人是作什麼的？

淑菱 寫文章的，提高文化的，最有學問的人。

洗老太太 嘔！沒有一個好東西，趁早離他們遠遠的，越遠越好！聽我的話，菱兒，好好的在家裏，等吃完飯，咱們打小牌玩；贏了算你的，輸了我給你墊上，行不行？規規矩矩打個小牌，不比跟野小子們滿街上亂跑去好；什麼文化人白「話」人的！

淑菱（深深嘆了口氣）看樣兒，中國非亡不可！（湊過仲文去）二叔，這個問題還是得你來解決。

洗老太太 文，不能任着她的性兒，不給她！

仲文（一邊掏錢一邊說）讓她走吧；再呆在家裏，準氣死幾口子！

淑菱（接過錢來）走嘍！奶奶！（手高抬，五元的新鈔票像面小旗似的在手指中夾着，連蹣帶跳的往外走。）

洗老太太 你回來！

淑菱 回頭見！二叔，謝謝你啊！我出去之後，你要是氣死了，可不能再怨我！（轉身匆忙的鞠了一躬。剛又要跑，碰在客人的身上。）噉！

楊太太（後面跟着楊先生）幸而我沒懷着孕，省這下子！小姐可是真活潑。

楊先生 啊，淑菱小姐！我們沒叫門，就直入公堂的走進來了；熟朋友，不應當客氣，是不是？

洗老太太 菱兒，你回來！楊太太們來了，正好够手！

（淑菱自己也不知道說了些什麼，連忙跑了出去。）

楊先生 哈哈哈哈哈！活潑可愛！實在好！太好！（奔過洗老太太去；見太太已到洗老太太跟前，乃改了方向，對仲文打招呼。）

楊太太（對洗老太太發了一陣極複雜而全無意義的聲音，轉向仲文來，）仲文，還是這麼瘦？別老憂國憂時啞！

楊先生（見太太轉過這邊來，趕緊轉移據點，到洗老太太那邊去，作出不少複雜而全無意義的聲音來；只聽明白：）天氣太壞了！太壞了！老太太精神可好！實在好！太好！

洗老太太（一陣風雨過去大家都落了坐）（向仲文）教劉媽倒茶。

仲文（在門口）劉媽！茶！（回來，坐下。）

楊太太 老太太，這兩天沒消遣哪？川戲京戲都來了名角啦。

洗老太太 不大愛出去，街上亂，教我頭暈！

楊太太 戲園裏人也太多，臭氣哄哄的！

洗老太太 竟唱什麼抗戰戲啊，一點意思沒有；哪如規規矩矩的唱兩齣老戲呢！

楊太太 跟我一樣，這些日子了，我連大鼓書場都不願意去，大鼓書詞也改成抗戰

有此理！趕明兒個麻將也改成個抗戰麻將，纔笑話呢！哈哈哈哈哈。

楊先生 抗戰麻將？虧你也想得，我的太太！

洗老太太 唉，這就是安安靜靜的打幾圈小牌，有意思！

楊太太 誰說不是呢！咱們這老派的人呀，就是愛個清靜。

楊先生 啊，想起個故事來，老太太愛聽不愛聽？

楊太太 笑話簍子！老太太乘早不必聽他瞎扯！

洗老太太 說吧，楊先生，說吧！笑話簍子？有這麼個丈夫不定是幾輩子修來的呢！

（劉媽進來獻茶。）

楊先生 啊，劉媽，家裏有信沒有？（沒等他回答）好！好！啊，該說笑話了；茶真好！這是

抗戰麻將的故事。去年在武昌。太太，你還記得老王嗎？王子甘？（等太太點了頭）

就是他。他同着三位朋友湊成了局。正打到熱鬧中間，警報了！老王向來膽子大，說咱們打咱們的，他炸他的！不大一會兒，頭上忽響忽響的響開了；老王拼命揮牌，表